

你好！三北工程

如果你没有到过我国的三北地区，没有接触那里稍显干枯的一草一木，没有望见无边的黄沙形成的沙漠阵线，没有和那里长年累月辛苦劳作的老百姓打过一两次交道，你就不会对这块广袤无垠的大地产生特别的情感。

当黄沙漫卷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导问题，生态就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问题。三北有着至为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关乎民族生存和发展。走进三北，我时常感动，在这里我又看到中国未来的大希望。

从1995年起，每年的6月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不知道国际上有多少人在意这个日子，但在中国社会强烈关注的一定是三北工程。

1990年代，来到北京工作后，我就感受到沙漠的厉害和无情，每年春天沙尘暴会“串门”，终于有机会去三北地区亲自体会沙漠。在内蒙古自治区，我在黄河出现的地方——巴彦淖尔，走到沙漠，那时沙漠倒是安静，收起了它的霸道，春天它可没有那么老实；陕西榆林是沙漠边缘地带，当时还没有发现露天煤矿，走在砖砌的古城，目光尽头就是沙漠；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出了机场看见很多水汪汪的农田，以为人在江南。等走上高速环线，沙漠开始影影绰绰。在沙坡头，沙漠不再掩饰自己；来到祁连山下的甘肃武威市，沙漠环伺着城市，而敦煌呢，那里的沙漠早把石窟裹住，仅仅留下一个月牙泉，完全藐视人类的存在；在青海高原，大片的沙漠虽然没有看见，但是沙化地看到不少；到了新疆，千里戈壁让人心颤，火焰山等地的沙漠、魔鬼城和交河古道，又让人产生天地焦干上下无助的感觉。在三北地区，由于缺水干旱大风等自然原因，沙漠分散又合拢，数量是如此之多，千年来严重威胁着三北地区老百姓的生命安全，甚至影响到全国生态的健康发展。

为一劳永逸解决三北地区的荒漠问题，1978年国家正式启动三北工程，投入巨资开始治理。工程规划从1978年到2050年，历时73年，分3个阶段8期工程建设。这是目前我国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生态工程。建设地区位于我国西北、华北以及东北西部地区，东起黑龙江的宾县，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孜别里山口，北抵国界线，南沿天津、汾河、渭河、洮河下游、布尔汗达山、喀喇昆仑山。东西长4480公里，南北宽560—1460公里。工程涉及13个省(区、市)的725个县(市、区、旗)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总面积435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453%。工程伊始，沙区人民不计小家顾大家，汗水加泪水全力以赴投入荒漠治理，涌现了一大批治沙英雄，初步实现了沙退人进的治沙成效。

响鼓继续重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发改委、国家林草局等有关部门全力以赴，三北工程探索各类治沙经验和科技手段，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17429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2020年的1384%，在祖国北疆筑起了一道抵御风沙、保持水土、护农促牧的绿色长城，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典范。

进入新时代，三北工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协同、创新、提升、拓展”的思路，保护修复并举，增绿提质同抓，生态经济兼得，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推动科学绿化，突出示范引领，探索新时代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并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时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要“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在建设美丽中国上取得更大成就”。

一转眼，三北攻坚战如火如荼进行了两年。为了总结推动“三北”工程健康发展，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现场推进会于2025年5月27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召开，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说，“三北”工程正处在全面推进、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必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到2027年底前，争取完成六期规划70%以上的任务，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到2030年，争取全面完成六期规划任务，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更明显成效。

和其他国字号工程相比，三北工程还有很长一段的征途。不论结果怎样，中国的三北工程极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无与伦比的组织能力，发挥了中国人愚公移山的智慧和强大耐力，铺展了当代中国人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担当作为，值得全社会继续热情鼓掌和大力支持，期待着三北工程高效、科学、规范地推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牢不可摧的生态基石，造福每一个中国人。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山河故人

三句父言记一生

李拴伍

碌碡拉半坡要鼓把劲

父亲常说：“碌碡拉半坡要鼓把劲。”一个碌碡足有二百三斤重，拉碌碡时，必须用牛马拉或多人合力才能拉动，遇到上坡路，更要用力，一鼓作气拉上去，若是乏力倒退，那可是危险的事。

有一年，夏收碾打小麦，突然来了雷阵雨，偌大的打麦场上，八九头牛正拉着碌碡碾着麦子，叔叔们快速解掉牛脖子上的牛轡，此时，有一个叔叔没来得及卸掉牛轡，受了惊吓的牛拉起碌碡就跑，上坡的时候路滑牛使不上力，碌碡在一点点往下滚，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另一叔叔迅速用手中的镰刀割断了牛脖子上的套绳，牛得救了，碌碡却在瞬间滚下了坡，要不是坡下几个人躲得快，差一点出了人命。

这与我后来学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的古语，有惊人的相似。

高一第一学期，我莫名其妙地常常头疼，记忆力下降，便申请了休学(后来检查才知是得了鼻炎)。不去学校的日子，我像一只慵懒的猫蜷

曲在家里无所事事，很快到了开学报名时间，我却没有一点儿要返校的意思，报名前的那天晚上，父亲从地里回来，没来得及吃晚饭就凑近我说：“收拾收拾东西，快到学校去，你这是碌碡拉半坡了得鼓把劲，把剩下的学上完。”那晚，我想了好多，是该鼓把劲将半坡的碌碡拉上去，退学，我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人得有个正事干

父亲70岁时还在养牛养羊，整天忙着，我们兄妹劝父亲该休养了，父亲却说：“喂个牛，我就有了职司，人得有个正事干。”还唠叨道，“牛要养就养好，养的牛不像牛，羊不像羊，瘦得像干柴棍，人笑话。”父亲养的牛在全村三十多户人家中最壮，也是因为父亲养牛养羊，才将生产和全家人的生活一年一年推向前进，将五个孩子培养成人。76岁那年，家门道路硬化，父亲给村主任说：“我在家闲着，可以养路。”村主任说：“老李，你缺这二百元？”父亲笑着说：“我不缺钱，路从我家门前过，我不要钱养路。”村主



草木春秋

青瓦上的星子

周淮右

老院的青瓦缝里，总藏着些细碎的光阴。

最难忘的是檐下那从茉莉，端午前后便悄悄攒了满枝的苞。起初只是绿豆大小的淡青气，藏在翡翠般的叶间。晨露未晞时，我踮脚去望，它们竟已微微绽开，五片花瓣托着鹅黄的蕊，像婴儿攥紧的小拳头，透着股子怯生生的嫩。

母亲说，茉莉是要“晒”的。日头最盛时，她将采下的花花朵轻轻铺展在竹匾上。阳光落上去，薄如蝉翼的花瓣便透出暖白的光，仿佛把整个夏天的温柔都凝在了里面。到了傍晚，暑气稍退，母亲就着穿堂风，将茉莉花别在我的发上，又往父亲的书中垫上两朵。父亲笑着说：“这可真是书香了。”那香气随着我蹦蹦跳跳的背影，一路散在青石板路上。

信笔扬尘

波光禅韵花亭湖

宋宜玺

初夏，拂晓时分，薄雾如纱，轻笼着八百里花亭湖。水汽浸润的空气微凉，吸入肺腑，洗尽尘嚣。远处山峦的线条在氤氲中柔化，似未干的淡墨水痕。偶有早渔的舟子一声清叱，桨橹破开镜面，碎银般的波纹便一圈圈漾开，惊醒了沉睡的水禽。待金乌跃出云层，万顷碧波霎时被点燃，浮光跃金，恍若神女抖落了缀满星辰的轻绡。赵朴初先生当年归乡，见此情景，亦欣然挥毫：“神眺远景无疆，仅尽情领受，千重山色，万顷波光。”这赞誉，花亭湖当之无愧。

舟行水上，岛屿如散落的翡翠。橘子洲头，正当春末夏长，累累果实压弯了枝条。蜜橘明黄似金，板栗青苞初绽，茶园则如绿色的丝绒铺展山腰。穿行其间，野葡萄藤蔓缠绕，金樱子的红果点缀绿丛，偶有山雀惊飞，翅膀掠过静谧，只留下果香、茶香与草木清气在鼻尖萦绕。岛上设有古朴的品茗阁，茶娘素手烹泉，新焙的绿茶在粗陶盏中舒展沉浮，水色澄碧，啜饮一口，舌尖便漾开了整个太湖春天的清冽。

茉莉的香确实别有韵味，浓、清、幽、雅，多了一份“通透感”，像是被山间溪水洗过的月光。它不似玫瑰浓甜中带着脂粉气，不似桂花开遍人间烟火，不似百合张扬肆意，它只是一层一层向外熏染，如一位素衣女子，看似寡淡，眼底却藏着万千风景。宋代江奎赞曰“他年我若修花史，列作人间第一香”，在他心中茉莉花已独占花魁。

最妙的是暴雨夜。雷声闷闷滚过，豆大的雨点砸在花瓣上，竟像珍珠落玉盘般清亮。次日清晨再看，地上铺了层碎雪似的落花，枝头却仍擎着几盏新茶似的白花，愈显精神。母亲拾起落花，用清水洗净，撒进煮好的糯米粥里。舀一勺入口，舌尖先是尝到露水的清，接着便是蜜般的甜，连呼吸都染了香。

任被父亲的诚心感动，笑着把这活给了父亲。接活后的父亲，和母亲用架子车拉着水连续养护了一周，每米路都达到了验收标准。路通后，父亲还成了保洁员，每日清扫。人勤路子宽，多干又何妨。父亲说：“不干事，还想有吃有穿，那不成。”父亲的“人得有个正事干”也印证了“幸福是创造出来的”深刻哲理。

好好伺候老人

父亲一生生育三女二男，给三个出嫁女儿要求：“要好孝敬老人。”三个女儿出嫁后，共伺候了七位老人，三女儿伺候了公公的母亲、公公和婆婆，其余两个女儿都伺候过瘫痪在床的老人，有的患病在床达六七年。孩子们回娘家诉苦时，父亲就训斥：“人老了可怜，谁都有老的时候。”父亲从来不护短，也不滋长女儿们的坏脾气。女儿女婿闹矛盾，父亲先从自己孩子们身上找原因，常常说，吃亏是占便宜，把对女儿们的爱深深地藏在帮助孩子们生产建设和幸福家庭的营建上。父亲还常对我说：“你要把老婆(岳母)管好，一个人生活依靠少，不容易。”要求我对待岳母像对待母亲一样，尽到责任，安排好老人的生活。

父亲为人忠厚，言语朴实，他所叮咛的每一句话，至今都指导着孩子们的生活。谨记父言，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是对父亲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我的母亲，年纪同海子相仿。她在怀宁县洪铺镇长大，这里距查湾村，不过30公里。五岁前，我几乎一半的童年时光，都在小镇上度过。

那时，外公刚退休。在乡镇中学，他当了一辈子教书先生，早先教语文，后改教地理。

他头脑活络，总有办法把书本上的知识讲得深入浅出。有几年，他带的班级高考成绩比县中还好，在镇上成了佳话。时至今日，提起他，镇里人基本都晓得，也受敬重。

教书之余，他就好写几笔。

他写作的文体不限，诗歌自然“不除外”。老家人知道，陈老师有才气，写一手好文章。哪家有个婚丧嫁娶，常会找他帮忙写对联、写祝词，他总是答应得痛快。

打记事起，我好像没当面喊过他“外公”。他让我喊“爹爹”，在当地方言里，这是孙子称呼爷爷的叫法。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怕“外孙”这个“外”字，让我觉得生分。

我压根没把自己当外人，和他相处时，多少有点没大没小——一会儿抢他手里的收音机捣鼓，一会儿故意说错他教我的古诗。他倒不介意，欢喜和我这个“小大人”瞎胡闹。

日子过得很快。记忆中，小时候的院子里，外公摇着那把蒲扇，扇着扇着，我就长大了。千禧年后，外公外婆搬到合肥。外公给自己买了笔记本电脑，还装了宽带，除了偶尔玩两把纸牌游戏，大部分时间都对着屏幕写东西。他常念叨，“电脑太好了，比在纸上写方便。”他给自己取了个“笔耕人生”的网名。

不知愁滋味的年纪，我也曾为赋新词强说愁。

也许是在他身边长大的缘故，上中学后，我突然迷上写诗。我买个笔记本随身带着，有空就在上面写写画画，留点伤春悲秋的句子。周末，我会把它们上载qq空间，供读者一阅。

其实，忠实读者只有一位。“你这‘路远马亡’读着松散，不如‘路遥马亡’有韵味，古人说‘路遥知马力’”“这是海子的诗呀，现代诗讲究打破平仄！”评论区里，“笔耕人生”总爱跟我较真。当然，他的鼓励更多，“虽青涩但有灵气，一定要坚持写”。

少年意气，是一阵风。那阵风过去，我就没再写了。去外地念大学后，我和他见面的机会也少了。

2019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如愿成了记者。刚工作时，我总出镜做直播，他是最忠实的观众。直播开始前，他会把链接发到家族群、朋友圈。不用他说，我也知道，他是骄傲的。

2019年11月，在外的我接到家里来电：外公出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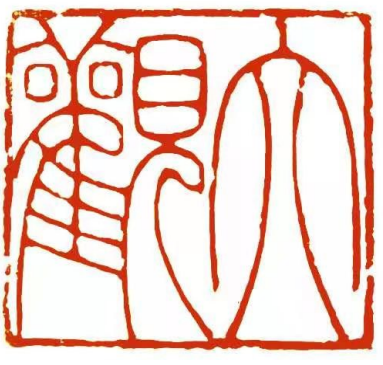
再见到他时，那个思维敏捷、口才很好的老人变得沉默。那个和我熬夜看球、聊诗的老人，甚至认不出我了。突如其来的中风，把他困在了我们到不了的时空。

三年后，他离开了我们。他离开我们，有三年了。

“东隅已逝何须叹，晚照余晖胜似春。”前几天，我偶然看到他写过的一首《金婚抒怀》。那些句子朝我奔来，我不禁有些难过。我知道，我想他了。

也是因为这些诗句，我更加确定，他曾经来过。他一直都在。

诗，终究会活在这个珍贵的人间。那些和诗有关的人，也是。



爹爹的诗

戴威

一舟载走半江红

周文静 摄